

【名家全译本】

约会名著 · 世界文学之旅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格马利 著

Anne Of Green Gables

邓少勉 马新林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约会名著·世界文学之旅

【名家全译本】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格马利 著

Anne Of Green Gables

邓少勉 马新林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蒙格马利 (Montgomery, L.M.) 著;

邓少勉, 马新林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2.4

ISBN 978 - 7 - 5001 - 3217 - 2

I. ①绿… II. ①蒙…②邓…③马…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30995 号

绿山墙的安妮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101 68357328 6835982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总 策 划 / 姚丹骞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刘 旭 于建军

责任编辑 / 王玉玲

封面设计 / 一鸣文化

印 刷 / 北京佳明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 15.75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01 - 3217 - 2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在与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将一如以往地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纳入这一系列,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喟叹。中外大师们不必疑虑,捧读他们著作的读者,便是他们的千古知音,他们的作品将伴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直至永恒。

译 本 序

《绿山墙的安妮》自 1908 年问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曾多次再版，先后被译成十七种语言，还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主人公安妮出生三个多月就成了孤儿，在阴差阳错来到埃文利的绿山墙之前曾帮人看过孩子，做过家务，还在孤儿院生活过。她渴望亲情，渴望理解，渴望有个温暖的家。她爱风景秀丽的绿山墙和收养她的卡斯伯特兄妹，幸运地在绿山墙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诚实热情，富于幻想，但也有任性、虚荣等坏毛病。在马修和玛丽拉的关心爱护下，她从一个红头发、满脸雀斑的“丑小鸭”成长为才貌出众、善解人意的大姑娘。马修去世后，她为了照顾丧失了劳动力的玛丽拉，毅然放弃用心血和汗水赢得的艾弗里大学奖学金，回到了偏僻的绿山墙，开始了人生新的奋斗。

文学巨匠马克·吐温曾被小说的魅力倾倒，称之为“迄今看到的描写儿童生活的最甜蜜的小说”。

作者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于 1874 年 11 月 30 日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克利夫登。她很小就开始显露出文学才华，十二岁时就在一次短篇小说竞赛中获奖。她在达尔胡西大学学习过一个冬天后，在比德福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她二十岁时遇到了雷韦朗·埃文·麦克唐纳，于 1911 年嫁给了他，育有两子。作者于 1942 年 4 月在多伦多去世。

译 者

目 录

译本序	001
第一章 蕾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00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007
第三章 玛丽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019
第四章 绿山墙的早晨	026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032
第六章 玛丽拉下了决心	037
第七章 安妮的祈祷	042
第八章 安妮的教育开始了	045
第九章 蕾切尔·林德太太惊恐万状	053
第十章 安妮道歉	059
第十一章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066
第十二章 郑重的誓言	072
第十三章 期待的乐趣	077
第十四章 安妮认错	081
第十五章 学校风波	090
第十六章 下午茶风波	102
第十七章 新的生活乐趣	111
第十八章 大救星安妮	116
第十九章 音乐会,闯祸和认错	125

第二十章	自讨苦吃	135
第二十一章	一种新调料	141
第二十二章	为尊严受苦	151
第二十三章	准备音乐会	158
第二十四章	马修非要灯笼袖不可	162
第二十五章	成立故事俱乐部	170
第二十六章	自负与烦恼	176
第二十七章	不幸的百合姑娘	182
第二十八章	女王学校预考班	188
第二十九章	人生的转折点	197
第三十章	录取名单公布了	202
第三十一章	饭店音乐会	209
第三十二章	女王学校的姑娘	217
第三十三章	女王学校的冬天	223
第三十四章	荣誉和梦想	227
第三十五章	死神降临	232
第三十六章	峰回路转	238

第一章 蕾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蕾切尔·林德太太住的地方恰好是在埃文利大道与小山交汇之处。小山谷桤木环绕，花儿遍野，一条小溪潺潺流过。小溪发源于老卡斯伯特家附近的森林，上游迂回湍急，有着不为人知的小潭瀑布，不过到了林德山谷，它已经变得平静、规矩，因为即使是一条小河，在流经蕾切尔·林德太太门前时也要端庄有礼，也许它也意识到蕾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前，用她那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过往的一切，包括小溪、孩子在内。如果她看到什么古怪或者不合时宜的事，她就会追根究底弄个明白，否则就会心神不安。

埃文利和其他地方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特别爱关心别人的事，自己的事倒没管好。蕾切尔太太可不这样，她有本事两头不耽误。她是个很会当家的主妇，家务活总是做得干净利落，她“主持”着缝纫社，帮忙办主日学校；她还是教堂劝助会和外国使团附属机构的顶梁柱。虽然如此，蕾切尔夫人总有足够的时间一连几小时坐在厨房的窗前织“棉纱”被，——她都缝了十六条了，说起这个，埃文利的主妇们就肃然起敬，——同时敏锐地注视着这条穿过山谷、蜿蜒爬上陡峭的红色山岳的大路。埃文利是一个伸入圣劳伦斯湾的三角形半岛，两面环水，每个出入此地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条山路，因而他们都不知不觉地落入蕾切尔太太那洞察秋毫的视线。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蕾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前。阳光洒进窗户，温暖而明亮。屋外坡地上的果园盛开着白里透粉的花朵，仿佛新娘羞涩的脸庞。蜂群穿过花丛，嗡嗡轻唱。托马斯·林德——一个

温顺的小个子，埃文利人叫他“蕾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谷仓远处的山地上播种晚萝卜，马修·卡斯伯特也该在绿山墙那边的大片红色溪滩地上种萝卜了。蕾切尔太太之所以知道这个，是因为昨天晚上她在卡莫迪的威廉·布莱尔商店里听见马修对彼得·莫里森说他打算第二天下午种晚萝卜。当然，是彼得先问了他，马修·卡斯伯特一辈子都没主动跟人说过话。

可是下午三点半马修·卡斯伯特却在这儿出现了，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悠闲地驶过谷地爬上山坡，而且他还穿着最好的套装，戴着雪白的硬领，显然是要离开埃文利；他还赶着马车，套上了栗色的母马，这说明他要出远门。那么，马修·卡斯伯特要去哪儿？又是去干什么呢？

要是本地别的什么人，蕾切尔太太也许只要很快地想一下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绝少出门，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急事，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很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或是去什么他不得不开口的地方。马修穿戴整齐，系着雪白的硬领，驾着马车，这可不是常有的事。蕾切尔太太琢磨了半天也猜不出头绪，她这个下午的好时光也因此被破坏了。

“下午茶后我得去绿山墙那边问问玛丽拉他要去哪儿，干什么去，”蕾切尔太太最后决定。“这个时候他一般不进城，他又从不串门，要是他的萝卜种子用完了，他也用不着穿戴这样整齐，而且赶着马车去买。要是去请医生，他会赶得再快些。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才会上路的。我可真糊涂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我弄不清马修今天到底为什么出了远门，我是一分钟也不会安宁的。”

下午茶后蕾切尔太太就出发了，她不用走很远的路，马修·卡斯伯特住的那所高大、不规则的果木环绕的房子离林德山谷只有不到四百米的上坡路。当然，那长长的小径使路程远多了。马修的父亲，也和马修一样腼腆和沉默寡言，在修建宅基时虽没有隐退到树林里，可也是尽可能地远离其他人。绿山墙就建在他开垦的那片地的最外沿，一直到今天。所有其他埃文利人都在大路两旁毗邻而居，而从大路上很难看到绿山墙。蕾切尔太太从不把在这种地方生活叫做生活。

“这不过是活着，如此而已”，她一边说一边走在两旁尽是野玫瑰丛、车辙很深、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难怪马修和玛丽拉都有点古怪，孤孤单单地住在这种远离人烟的地方。光是树木可不能做伴儿，不过请老天作证，要是能，树倒是够多的。我倒宁愿看看人。当然啦，他们看起来很满足，不过我想他们是习惯了。人能习惯任何事，甚至包括被吊死，就像爱尔兰人说的那样。”

这样念叨着，蕾切尔太太出了小路，走进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葱绿、整齐、一丝不紊。一边是高大岸然的柳树，一边是端正刻板的钻天杨。连一节草梗或一块石头也看不到，要是有的话，蕾切尔太太就会看到的。她暗自想玛丽拉·卡斯伯特打扫院子一定像打扫房间一样勤。就是把饭菜摆在地上吃也不用怕沾上灰。

蕾切尔太太轻快地敲了敲厨房门，听到应答后就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或者说要不是过分干净，多少有些像一间闲置的客厅，它是会令人愉快的。房间东西两面都有窗子。六月里一片明媚的阳光透过对着后院的西窗洒进屋内，藤蔓掩映的东窗外，可以看到左边果园里雪白的樱花树摇曳生姿，小溪边的山谷中白桦亭亭玉立。玛丽拉就坐在东窗下，她坐着的时候，总是对阳光有些不信任，她觉得对于这个该认真对待的世界，阳光太摇摇摆摆、不负责任了。现在她就坐在这儿织着毛活儿，身后已经摆好了桌子准备用晚餐。

蕾切尔太太还没等关好门，就已经在脑子里记录下了桌上所有的东西。桌上摆了三只盘子，那就是说玛丽拉正等着什么人和马修一起回家用餐，但是菜只是家常菜，而且只有酸苹果酱和一种蛋糕，这说明来客并非贵客。可为什么马修要戴着硬领赶着母马呢？蕾切尔太太对平静而毫不神秘的绿山墙里这个不寻常的谜感到晕头转向了。

“晚上好，蕾切尔。”玛丽拉轻快地说，“今儿晚上天儿不错，对吧？快坐下，家里人都好吧？”

玛丽拉·卡斯伯特和蕾切尔太太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长久的友谊，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名称，虽然——或许也正是因为她们是如此迥然不同。

玛丽拉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棱角分明。夹着几缕灰白的黑发总是在脑后盘成一个硬硬的小髻，用两个钢丝卡子别住。她看上去像个经历不多、谨慎刻板的人，实际上她也是的确如此，不过她的嘴巴或多或少是个补救，如果嘴再长得稍稍丰满一点，那么看上去也许有点幽默感。

“都挺好，”蕾切尔太太答道，“不过我倒有点儿为你担心呢，因为我今天看见马修出门，我想他可能是去找医生。”

玛丽拉会意地一笑。她料到蕾切尔太太会来，她知道这位邻居看到马修无缘无故出门一定会忍不住好奇。

“噢，不，我挺好的，只是昨天头痛得厉害。”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的一家孤儿院领养了个小男孩儿，他今晚坐火车来。”

要是玛丽拉说马修去布莱特河和一只澳大利亚袋鼠会面，蕾切尔太太也不会如此惊奇。实际上她吃惊得五秒钟没说出话来。玛丽拉是绝不会跟她开玩笑的，可是蕾切尔太太几乎不得不这样想了。

“真的吗，玛丽拉？”当她回过神来又开口问道。

“当然啦。”玛丽拉说，好像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领养个孩子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而是像在任何一个管理良好的埃文利农场上春耕一样寻常。

蕾切尔太太觉得她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惊叹号。一个男孩子！玛丽拉和马修·卡斯伯特居然会领养个男孩儿！还是从孤儿院！哎呀，世界一定是颠倒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惊奇了！再也不会了！

“你怎么竟有这种想法？”她不赞成地问道。

这事没征求过她的意见就干了，当然得反对。

“喔，这事我们已经考虑了一阵子了——实际上是整整一冬天了。”玛丽拉答道，“圣诞节前，有一天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上这儿来说她春天要去霍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个女孩儿。她表妹住在霍普顿，斯潘塞太太去看过她，对那儿的情况很了解。因此，我和马修从那以后就断断续续地商量来着。我们想领养个男孩，马修岁数越来越大了，你知道——他六十了——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了，他的

心脏也老是找麻烦。你也知道要雇个帮手有多难，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小的法国男孩儿，简直什么人也找不到。如果你当真找了一个人管你的事，教会他做一些活儿，他就又拣高枝儿去龙虾肉罐头厂或是去美国了。起先马修想要个英国老家的男孩儿，可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们也许并不坏——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可我不要伦敦街头的流浪儿。’我说，‘至少得是个土生土长的。不管我们领养谁都有一定风险，可我们要是领养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我才觉得安心些，晚上睡觉也踏实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请斯潘塞夫人在领小女孩儿的时候帮我们挑一个。上星期我们听说她要去，就让卡莫迪的理查德·斯潘塞的亲戚给她捎了个信儿，让她给我们带回一个十岁或十一岁的伶俐漂亮的小男孩儿。我们认为这个年龄最合适——能帮忙干点家务活，又来得及教养好。我们打算给他良好的家庭和教育。今天我们收到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的电报——是邮差从车站带过来的——说他们坐今晚五点半的车回来，所以马修就到布莱特河接站去了。斯潘塞夫人会让他在哪儿下车，她自己得接着坐到白沙滩站。”

蕾切尔太太总以自己的直言不讳为骄傲，她调整了一下对这个惊人的新闻的态度，开始发表感想了。

“唉，玛丽拉，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干了件极其愚蠢的事——一件冒险的事。你不知道你会领养个什么人。你领一个陌生的孩子进你的房子、你的家，而对他这个人、他的脾气、他父母的情况、他可能变成什么样都一无所知。哎呀，就在上星期我在报上看见岛西边有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个男孩儿，那孩子夜里把房子烧了——是故意纵火，玛丽拉！几乎把那对夫妇烧焦在床上。我还知道一件事，有个收养的男孩儿总是嚼鸡蛋吃——他们没法让他改。要是你问过我对这事的意见——可你没有，玛丽拉——我就会说看在上帝份上想也不要想这种事。就是这么回事！”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劝告似乎既没惹恼也没吓坏玛丽拉，她仍然平静地织着毛线活儿。

“我不否认你说得有点道理，蕾切尔。我自己也怀疑过，可马修特别坚决。我能看出来，所以我让步了。马修很少这样坚决地要干

什么事，所以一碰上这种时候，我总觉得我应该让步。说到冒险，一个人在这世上做的每件事几乎都得冒险。要是碰上了，人们自己生养孩子也有危险——他们并不是都能长好。再说新斯科舍离咱们岛很近，这和从英国或美国领个孩子不同，他不会和我们区别很大。”

“唉，但愿最后一切如意，”蕾切尔太太的声调明显地表示出她疑虑重重。“不过要是他放火烧了绿山墙或是往井里投马钱子碱，可别说我没提醒你——我听说过在新布伦斯威克有个孤儿院的孩子就是这么干的，那家人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了。只不过那一回是个女孩儿。”

“嗨，我们可没要女孩儿，”玛丽拉说，她好像觉得只有女人才会往井里投毒，不必对男孩子担心。“我做梦也没想过要抚养个女孩儿。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会要个女孩儿。不过，要是她心血来潮，就算收养整个孤儿院的孩子，她也不会打怵的。”

蕾切尔太太本想等马修带着他那个收养的孤儿回家后再走，可是一想到至少要等整整两个钟头，她就决定还是上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一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轰动新闻，而蕾切尔太太最爱制造轰动新闻。所以她就告辞了。这多少让玛丽拉如释重负，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疑虑和担忧在蕾切尔太太悲观态度的影响下又在复活。

“哎呀，事情竟然会这样！”当蕾切尔太太安然走上小路时大声说道，“真好像在做梦。唉，我真为那个可怜的孩子难过，确确实实。马修和玛丽拉对孩子一无所知，他们指望他比他自己的爷爷更明智，更稳当，可是他有没有爷爷还难说呢。不管怎么说，想到绿山墙要有个孩子了就叫人觉得不可思议。那儿从没有过孩子，房子盖好时马修和玛丽拉都是大人了——如果他们也做过小孩子，看他们那样子真叫人难以相信。幸好我不是那孩子。天哪，可是我可怜他，就是这么回事。”

蕾切尔太太感慨万分地对野玫瑰花丛述说着。如果此刻她看到正在布莱特河站耐心等待的那个孩子，她的怜悯会更深更切！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马修·卡斯伯特赶着那匹栗色母马，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地走在通往布莱特河的路上。一万三千米长的路途上景色宜人，道路两旁是小巧整洁的农舍，马车时而穿过一片胶冷杉林，时而穿过野梅花笼罩的山谷。空气里弥漫着苹果园飘来的甜香，草地缓缓地斜铺向远方，地平线上飘浮着灰紫色的雾霭，这时

小鸟尽情歌唱，仿佛这是
一年中仅有的一个夏日。

马修喜欢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驾车赶路，不过他可不喜欢向路上的女人们点头致意。在爱德华太子岛你得向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点头致意，无论你认不认识他。

除了玛丽拉和蕾切尔太太，马修害怕所有其他女人。他总觉得这些神秘莫测的女人在暗地里嘲笑他，使他感到不舒服。这想法也许并不算错，因为他看上去是挺怪的：笨重的身子，铁灰色的长头发一直垂到俯屈的肩膀上，浓密柔软的棕色胡子，他从二十岁起就留着这胡子了。其实他二十岁的模样和现在六十岁差不多，只是当时没有这般白发苍苍罢了。

等他到了布莱特河站，根本就没有火车的影子。他以为到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布莱特河小旅店的院子里，然后朝车站走去。长长的月台上空荡荡的，只能看到一个小女孩儿在月台尽头的一堆木瓦板上坐着。马修几乎没有注意那是个女孩儿，就侧着身子匆匆

地从她面前走过去，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如果他看她一眼，就不难发现她神情十分严肃，而且充满期待。她正盼着什么人或是什么事，而除了坐等以外她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她就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马修遇到了站长，他正在锁售票处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马修问他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站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个钟头前就开走了，”站长很快地答道，“不过给你留下一位乘客，就是那个小女孩儿。她正在那边的木瓦板上坐着呢。刚才我让她到女士候车室里等，可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她喜欢呆在外面，还说‘这里更有想象空间’。可真是怪里怪气的小人儿啊。”

“可我要接的不是女孩儿啊，”马修不动声色地说道，“我来接一个男孩儿，他应该在这儿的。说好了是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从新斯科舍给我带来的。”

站长吹了声口哨。

“我猜也许是出了什么岔子吧，”他说，“斯潘塞夫人和那个女孩儿一块儿下了火车，就把她交给我了。她说你和你妹妹把她从孤儿院接出来，打算收养她，还说你过一会儿就来接她。我就知道这么多——我这儿可没藏着什么别的孤儿。”

“这就怪了，”马修无奈地说，心想这会儿要是玛丽拉在跟前就好了，她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嗨，你还是问问那个孩子吧，”站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我敢说她准能讲明白——她可是能说会道着呢，准没错。也许孤儿院没有你想要的男孩儿吧。”

这时站长觉得饿了，就快步走开了。可是不幸的马修却得走到一个女孩——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孤女跟前，还得问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儿，这可比去虎口拔牙还让他为难。马修转过身子，缓缓地向那女孩儿走去，心里暗暗叫苦。

自从马修从她跟前走过，那女孩儿就一直望着他，这时候她还盯着他。马修没朝她看，即便看了也未必会看清楚她的长相，可旁人会看到这样的情景：

孩子约摸十一岁，身穿一件黄褐色的棉绒裙子，又短又小，十分难看。戴顶褪色的棕色平顶小草帽，背后垂着两条粗粗的火红的发辫。苍白而瘦削的小脸上长满了雀斑，嘴巴和眼睛很大，一对眸子随着光线和心情而变化，有时是绿色的，有时又变成灰色。

一般人也就能看到这么多，更仔细的人还能发现她尖尖的下巴很引人注目，大眼睛很有精气神儿，嘴唇线条柔和，表情丰富，额头宽阔饱满。总之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儿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物。可笑的是腼腆的马修·卡斯伯特已经有点怵她了。

马修倒是不必劳神先开口，这孩子一看他是朝她走过来的，就立刻站起身，一只又黑又瘦的小手握住一只毛毡提包的把手，这只包破破烂烂，样式陈旧，另一只手朝他伸了过来。

“您大概就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问道，嗓音格外清晰甜美。“很高兴见到您。刚才我都开始担心您不来接我了，我正想是什么事把您耽搁了。我都打算好了，要是您今晚不来接我，我就顺着这条路，走到拐弯的地方，爬到那棵野樱桃树上呆一夜。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想想看，月光下，一棵野樱桃树上，我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睡着了，这有多美呀！你可以想自己是在一个大理石筑成的大厅里嘛，是吧？况且即使您今晚不来，明天一早也肯定会来接我的。”

马修笨拙地握着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刹那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不能对这个满眼期待的孩子说有人把事情弄错了，这话还是等带她回家后让玛丽拉去说吧。不管怎么阴差阳错，他总不能把这孩子一个人丢在布莱特河不管，询问也好，解释也罢，不妨等他安全返回绿山墙再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来吧，马在那边院子里，把你的包给我。”

“啊，我拿得动，”孩子愉快地说，“这包不沉，我所有财产都在里面了，可是并不沉。如果不这么拿着，提手就会掉下来——还是我来拎着吧，我知道这里的窍门儿。这包真太旧了。噢，虽然在野樱桃树上睡一觉也不错，可您来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要赶很长的